



回礼

◎逆风草

我们这里曾因疫情有一段时间的居家静默。那天晚上十点,村群里突然下了通知。我赶忙去和我妈商量,她淡定地说,家里油盐酱醋都充足,有米有面,地里大白菜还有一百多棵,吃到明年正月也没问题。再说,村里也会帮大家采购的。

但村里有不少年轻人在镇上打工,不种菜;吃一天买一天,也没囤菜的习惯。很快就有个小伙子在群里问:村里谁家有机菜,他想买。

我妈赶紧让我私聊他说我家有白菜。次日一早,小伙子便骑着电动车来了,说他买三棵白菜。我妈从地里给他铲了三棵,他要给钱,我妈不收,说白菜不值钱,想吃了再来拿。

送走了小伙子,我妈让我在群里吆喝一声:“我家有白菜,谁家没菜吃,可以来我家地里铲。”

我有点担心,五百人的大群,要是五分之一的人来我家铲白菜,就铲没了,我们吃啥呀?我妈看出了我的疑惑,告诉我,她已经铲了一些放在厢房了,静默时间也不会太久,放心,不会缺了菜吃。

我正编辑着:我家有白菜,谁家里缺菜了,可以来我家拿。还没发出去呢,我妈又补充说,你这样说不行,明说不要钱的话,很多人可能不好意思来拿,你再加上一句:谁家缺菜了,可以来咱家买。

我说,都是乡里乡亲的,这个时候在群里卖菜,多不合适呀。我妈说,话先这样说,等他们来了,我又不收他们钱。

消息发出去后,很多年轻人来了,还有一些是租住在我们村的外地人,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,我妈都不收他们的钱。

一上午时间,地里的白菜送出去了七八十棵。中午时,群里发了通知,有需要买菜的,群里下单,由村里组织统一配送。我才长舒一口气,否则我家囤的那几棵白菜也得被我妈送光了。

静默几天后便结束了,我和我妈商量好去超市再买点鱼肉、水果什么的备用。下午还没下班呢,我妈电话便打来了,让我别去超市,今天有人给送来了豆腐、有人送来了肉,还有人送来了水果。

原来,那些收了我家白菜的人“回礼”来了。

人们喜欢用“白菜价”形容东西不值钱,但特殊时期,白菜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很多不熟悉甚至见面都不说话的同村而居的人,因为几棵白菜而熟络起来。礼尚往来,不仅是物与物的交换,更是心与心、情与情的沟通。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

爱哭的女孩

◎陈罡元

楼以示清白,好在我们察觉了异样及时阻止。洋洋一边哭一边和我们一起对云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。云终于放弃了轻生,但黯然离开。

第二个分手的,就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洋洋。

虽然洋洋的男友成熟,什么事都像兄长般对她呵护备至,但是洋洋是本地人,男友不仅是外地的孤儿,还一无所有。在家人极力反对下,洋洋不得不离开男友,并顺从母亲,闪电式与一个男孩定了亲。

其实第一次见面后,洋洋便把相亲对象带来我家让我替她看看,又问我:“他人怎么样?可以不?我们的婚礼定在下月。”我惊愕,劝她说:“你要想清楚,这男孩跟你好像很不合适。”洋洋故作轻松地回我说:“无所谓,只要我妈喜欢就好!”我们私下议论说,那男孩能娶到洋洋这么漂亮、这么心善的女孩,晚上做梦都会笑醒。

有一年,我患了带状疱疹,乡下俗称“蛇缠腰”,痛得在床上直打滚。卖水果的老乡说,只要蛇头与蛇尾一接上,人就会没命。洋洋看着我手上的疱疹延伸到背部围着腰缠了一圈马上就要接头,吓得放声

大哭,立马给我哥打电话,又请人开车把我送到了大医院。当医生问我是用最好的药水还是一般的药水,她抢着说“当然是用最好的药水了”,我知道价钱后心痛得不得了,一个礼拜就要花9000多元。洋洋宽慰我说:“是钱重要,还是命重要?一个人连命都没了,钱留着还有意思吗!”

没想到,后来洋洋年仅29岁的老公竟突发疾病去世,她的公公也因受不了中年丧妻、老年丧子的打击,很快走了,家里就剩下洋洋跟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相依为命。

为了生计,我们各自都去了异乡。洋洋独自经营着她老公生前的生意,在苦难的磨砺中蜕变成了一名女强人;而我也从文员一路上升做到了副总,并坚持写作,作品在全国200余家杂志和报纸遍地开花,成了省作协的一名会员。

一晃我和洋洋已阔别10余年未碰头,但一直在微信和电话中联系。她不仅独自发展了老公的生意、养大了孩子,还在居住的城市里买了两套房。真是不敢想象,那个经常哭鼻子、连饭都不会煮的小女孩,竟然用她的一双小手为孩子和自己撑起了一片天……



“老公”牌取暖器光荣下岗

◎天空鱼

今天降温了,路上的行人纷纷换上了冬衣,又下雨,湿冷得很,真像跌进了冰窟。晚上一回家我就把空调开到暖风模式,丈夫回家发现屋里温暖如春,打趣地和我说:“看来我这个取暖器马上就要失业了!”

他这句话让我瞬间回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。当时我们俩刚结婚,一人拿着5000元的工资,住在城中村的“握手楼”里。所谓“握手楼”,是两栋距离非常近的楼,一个人在阳台伸出手,就能握到对面阳台的人的手。我们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,只有20多平方米,每个月除了房租和饭钱,到手只剩下1000多元,还要每个月寄钱给老家父母。为了省钱,我们想尽了办法,出租房更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

因为我很容易手脚冰冷,晚上一冷就整夜睡不着。而这里的冬天,看似温度不太低,但湿冷直往骨头里钻。那时候也真是死心

眼,一心想着省钱,竟舍不得买个取暖器,而是每到快睡觉的时候,丈夫就提前20多分钟躺到床上,用体温暖热床铺和被子后,才让我睡下;睡前还会帮我把脚下的被角折叠起来,卷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小被窝,再让我把脚放进去。很快,我的双脚就变得热乎乎的,一股暖意从脚底流向心田,能够一觉睡到天亮。

我干脆给丈夫起了个“取暖器”的外号,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,我就会自夸:“家有取暖器,如有一宝!”丈夫这个时候总是笑呵呵地回应说:“这当然好,不过什么时候我不再充当这个角色了,咱们家才算过上了好日子!”

为了这个理想,丈夫和我一起努力打拼。我们的月薪从5000元涨到8000元的时候,有了孩子,也换了个两室一厅的出租房,但还是舍不得租有空调的房子,只是添置了“小太阳”,这下我睡觉也不怕脚冷了!我知足地对丈夫说:“现在有了‘小太阳’,这个湿冷对我来说不

是事儿了!”

丈夫看了我一眼,笑嘻嘻地开始画大饼:“你可太容易满足了,‘小太阳’只能暖一小块地方,我这个取暖器还任重道远呢!将来我一定会让你和娃住进有空调的房子,让你们冬天不再冷。”于是,我们家“老公牌”取暖器还是在继续兢兢业业地上岗,还没有找到机会退休。

我们继续努力打拼,一直到毕业第8年,我们两个的月薪终于都过万了。前几年,我们终于攒够首付的钱买房子,可以住进正规的住宅小区。新家装修的时候,我和丈夫一起列出要添置的家电,不约而同将空调放在了第一位。今年新房通风完毕,我们搬了进去,虽然夏天特别热,我们一家在空调的庇护下,夜夜在凉爽中安眠。现在冬天来了,我也要让空调充分发挥作用。

听到丈夫打趣自己卸任的话,我连忙回了一句:“取暖器卸任,财神可别卸任呀!咱家的房贷还得靠你扛呢!”说完,我们俩都笑了!